



醉舞



醉 【上卷】 醉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醉：全二册 / 听言著. —沈阳：沈阳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41-4694-4

I. ①无… II. ①听…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 160255 号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110011)

网 址：<http://www.sycbs.com>

印刷者：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165mm × 235mm

印 张：38

字 数：461千字

出版时间：2012年2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沈晓辉 王 颖

封面设计：八牛·设计

版式设计：八牛·设计

责任校对：李 萍 于 波

责任监印：杨 旭

书 号：ISBN 978-7-5441-4694-4

定 价：45.00元(全二册)



【无醉】上卷

目 CONTENTS 录

一	上元初遇意玲珑	3
二	狐虎兼危错劫生	12
三	绝色心机解迷殇	20
四	冰焰真味尝君心	29
五	与狐同行疑满腹	38
六	真假人心暗付情	47
七	乱江醉夜险始生	57
八	王侯温意难挽风	67
九	祸从天降逢故敌	79
十	疑伴雍容醉巾幗	88
十一	大茗分飞埋浅意	97
十二	念家非家身世谜	106
十三	竹深悠悠真相白	117
十四	清姿初试闻前尘	126
十五	鹅草芊芊卿如水	138
十六	各谋棋局定踌躇	148



【无醉】上卷

目
录
CONTENTS

十 七	妒生怨浅吻含温	157
十 八	流星暗芒护青衣	166
十 九	百事纠结隐初悸	177
二 十	辗转卿眸解百困	187
二十一	竹声缠绵染白衣	197
二十二	醉殇无心风云变	207
二十三	戏假情迷西陵远	216
二十四	宫闱相争各有心	225
二十五	日月齐现紫薇媚	234
二十六	狂焰往事炙人心	244
二十七	大变在即暗忧意	254
二十八	清风彻寒恨为囚	264
二十九	得计脱困觅秋茗	273
三 十	雾影兆杀变丛生	288
三十一	舍身相互殇流星	297



【无醉】下卷

目 CONTENTS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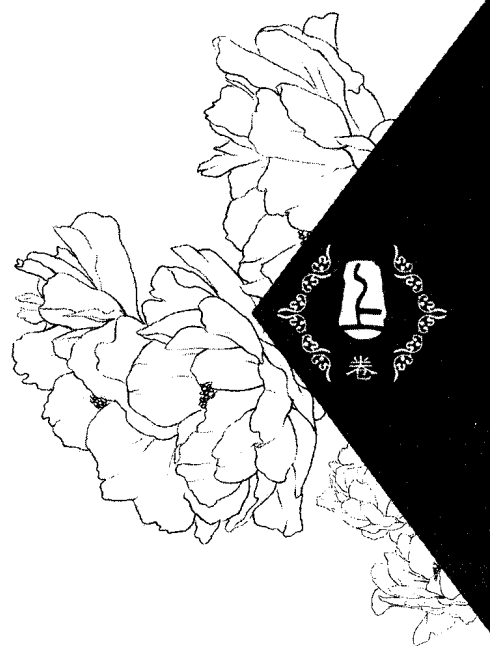
三十二	同室操戈纵横计	309
三十三	双雄对决震皇城	319
三十四	改天换日红颜心	325
三十五	方寸大乱惊白衣	331
三十六	刺心夜探痛决绝	341
三十七	盈瞳醉冢遇故人	348
三十八	星错渊深赴堰丘	358
三十九	大芙皇族濂贺主	368
四十	林岚暗潮契机生	379
四十一	情真渡鹰护芙花	404
四十二	围局惊殇生死随	414
四十三	飞崖舍命赌真心	424
四十四	嫌隙旧事假相影	436
四十五	碧雾春深探卿心	447
四十六	真相潮汐衾衣寒	452
四十七	回心转意激鸳影	463



【无醉】下卷

目 CONTENTS 录

四十八	鸾凤深意乍离别	473
四十九	啮魂噬心害贤王	479
五十	定计枫林意外敌	486
五十一	赤枫痛狂掳佳人	493
五十二	人心如波寒霞尽	502
五十三	迷夜染凉吐深心	514
五十四	大战始起血狂然	521
五十五	温意帝王归佛缘	530
五十六	心谋天下赴战局	537
五十七	关心则乱白衣冷	545
五十八	三国首聚是非清	551
五十九	寻宝寒山重重谜	557
六十	白忙一场自有因	564
六十一	玄阵难解心难辨	573
六十二	冰崖无义断前恩	578
六十三	流雪夺命撼天地	586
六十四	月夜芙蓉绽江山	592



【一】 上元初遇意玲珑

绍渊的上元节，一向是最最热闹最最鼎沸的。

城西的云被灯火染红了，流散出一片艳紫绯彤。

云幕下香车似流，人潮喧沸，灯花冉冉胜火。蜿蜒的水路上，更是盛绽着数不清的火莲，灼灼在晃漾中玲珑燃烧。

实在是，今夜开元城里的光彩繁华，非亲身而至，不可领略。

沿街的小贩们越发忙碌了。

“香甜的桂花糕咧……”

“冰糖葫芦儿，红艳艳的山楂冰糖葫芦儿！”

“八宝蝴蝶灯哟，十文一个，十五两个咧！”

最妙的是那嗓子脆得，到了尾稍还能华丽丽地转个弯，一声吆喝倒更像一句唱腔，着实怪诱人的。

就怨不得有个年轻人赖在摊子前头挪不动道，笑眯眯地盯着那个嗓门最亮的小贩感叹，“啧啧，听这嗓门腔调，真可以唱戏去了。不过这些我都瞧遍了，也没什么新鲜的，你这儿可还有别样有趣的东西没有？”

小贩余生乐不是恼也不是：眼前这位客官也真怪，已经在他这儿站了好一阵子，把摊上的小东西拈起来一一问了个遍，自个儿津津有味。不过半天尽瞎耽误工夫了，愣没掏出子儿来买一个。瞧他一身宽大的青衣，瘦不拉唧的小身板儿也不似个有钱的主儿。倒是身后跟来的那位冷峻男人，虽然从头至尾始终不苟言笑，不过单从他那镇定的架势就能辨出是真正出银子的主儿。而眼前这位男子除



了偶尔四顾，目光从未浪费在旁的地方，一直稳稳落在对面这位小哥儿身上。

门槛精的余生眼珠子骨碌一转，咽了下口水，压低的声线里掺了些不大正经的谄笑，“原来客官要的是那个宝贝东西，怎么不早说？嘿嘿，真是有门道，居然能摸到我这里来！”

对面的少年倒一愣，“什么宝贝？”

余生已经从摊底抽出一本册子得意地抖着，青紫的书面，上头四个龙飞凤舞的字：双龙春晚。

“我看两位果然有诚心，这宝贝就给客官少算些吧，七两银子当交个朋友啦。这可是宫里传出来的私品，连皇上都爱得不行呢，保管精彩。”

“真的这么好？我瞧瞧！”

余生赶紧将册子一缩捂入怀中，“啧啧，可不是白教给人的！”

“你这人真不痛快，卖东西总得让人瞧清楚是什么货吧，藏什么呢？”

那少年呵斥着略一勾手，不知怎的“嗖”地就把那本册子夺了去，叽叽咕咕笑得开心，“待我验明正身，若是值呢，少不了你的银子！”

余生正在犯愣，冷不防一阵风过，那个年轻人“呀”了一声，有点气呼呼地转身对同伴摊开手心，“还我！”

那个黑衣男人仍旧一脸漠然，将册子背向身后，“不能看！此处也不宜逗留，走吧！”

那个少年跺跺脚，“一个册子而已，有什么好神秘秘遮遮掩掩的？快给我瞧瞧，瞧完咱们就走还不成？”

男人干脆闭口不答，眼底只剩“没得商量”的死硬神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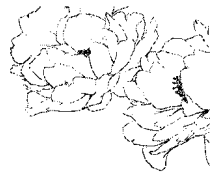
对峙一刻。

“好啦，不看便不看！”

少年悻悻然，言语间却趁人不备错步出掌，虚招后一记灵巧的擒拿手法，声东击西就去夺书。黑衣男人却只微晃半身，轻而易举地避过了袭来的掌风，最后一指点了下那个少年的手腕，他是卓立如松一动未动，那个少年倒“哎哟”一声，伸出去的胳膊便软绵绵地耷拉下来，这下当真恼了，“魏风，为了本破书，你真动手啊。”

杜魏风暗自叹了口气，他不想弄砸了对面人难得的游兴，不过方才匆匆一瞥，手中这册子居然是爱好男风之人私传的春宫艳册，叫他解释，还不如叫他横刀自刎来得快些。

余生却还在一旁煽风点火，“我说这位客官，这书真是宝贝啊，您不买肯定



后悔。两人回去好好研习研习，不知道能领会多少妙处呢。”

“就是啊，咱们买回去还能学学增长见闻！多……”少年才一附和，“嘭，咔嚓！”小摊的竹凳四分五裂躺在了地上，变成了一堆烂竹梢。

那个黑衣男人已收回手，忍无可忍地强拽着少年绝尘而去。摊位上留下了那本春官册和一串铜钱，足抵那张可怜的竹凳。

剩下的余生只能张大嘴眼巴巴瞧着飞走的熟鸭子，半天才朝天翻了个白眼。

凶什么凶？明明刚才在背后瞧人的眼神柔得能熔了精铁，转个脸倒装起圣人来了，扯的哪门子臊？难不成，是因为那个少年太瘦弱，他怕……啧啧，瞧他如此高大昂扬，腰又那么挺，这么说也的确有几分危险……

余生一时遐想联翩，吆喝都忘了，好一会儿才打起精神继续做买卖，又卖出两把牛角小梳和一盏荷花灯。他正数着银子乐呢，突然眼前一暗，有个依稀熟悉的清音带着笑，“快拿来，现在可以卖我了！”

余生恍神间发觉眼皮底下的那只手很美，雪肌如腻，纤指未染蔻丹，却微翘着柔红可爱，叫人看了就忍不住琢磨手的主人该如何倾国倾城。一抬头，却可惜了，还是刚才那个纠缠不休的少年。

无论如何，出银子的就是大爷！

余生的小眼立马眯成一线，“就知道客官您识货，舍不得这孤本的！”

那少年急急道：“快点，我是懒得和他啰唆才偷溜回来的，你再唠叨他又追来了，保管拆了你的摊子！”

余生一哆嗦，忙取了图册出来，却先背在身后，“给客官打个折，八两银子吧！”

少年不屑地嗤笑道：“怕我不给银子么？本少爷有的是……咦？……我的钱袋呢？方才明明在这里的！”他在自个儿身上一通乱搜，连衣裳都揉出一层褶子了，才低下头窘迫地嘟囔，“死魏风，居然来这一手。”

余生不禁来了气，“我说您这不拿我逗闷子么？大半天不止糟蹋工夫，还拍坏我的凳子，我这是倒了什么霉？”

少年见买书无望，反双手合十怪认真地求道：“这位小哥，我的钱袋真被刚才那个人拿走了。这书被你说得极有意思，不瞧上一眼我怕今夜睡不着呢。小哥你人这么好，能不能借我翻翻，就在这儿翻几页就好。”

“去去，没事一边待着……”余生耷拉着眼皮顺手将册子捂了个严实。

少年却不死心，想了想，指尖在髻上一敲，却把双鱼如意发簪簪首掰了下来，半截鱼嘴中含着颗莹光发亮的珠子戳到余生眼睛底下。



“用这个换，总行了吧？”

余生忍不住偷眼一瞟，登时心花怒放忙不迭伸手，一边还不忘讨嘴上便宜，“一颗珠子也不值两个钱，不过我看小哥你真喜欢这本册子，算啦，就亏本卖给你好了。”

对面的少年欢喜点头，他后头氤氲晶莹的微寒中，却飘来一声优雅已极的戏语，“区区一本春宫，居然要价百两珍珠，还敢大言不惭，不嫌太贪了些么？”

浑蛋，是什么人这么没有眼力见儿？

余生直欲开骂，猛可瞅见了搅局的人，眼珠子眼白一齐不敢动了，满脸肌肉抽搐着，不知该哭该笑。

水晶匣子般的夜里，立着一人。

一袭偶偶白衫，静绕着银丝追月，腰间垂下的翡色玉佩冷冷散着清芒，通身简洁贵重。

其实，这并非重点所在。

那顾长身姿临风傲竹，偏又宜风宜雨万千温雅，一张完美俊颜，淡淡一笑间，直可迫人心魂。

其实，这亦非重点所在。

重点在于，对面的这个男子太过出名。他闻名于在绍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更加闻名于传说中在绍渊帝王身边的真正位置。

对面这位惊鸿一瞥就令人印象深刻无比的男人，就是传说中那个美得惊世骇俗的绍渊丞相，也许亦是当今绍渊皇家最钟爱的男宠——立渊公子莫怀臣。

想去取那颗珠子的手，硬是不听使唤地狂抖着跌下来，余生怕极，上下牙激烈地对打，只敢盯着脚下，“这，这册子送与小哥，分文不取！”

关于莫怀臣，其实民间还有一个传说。说凡是不顺他心与他作对的人，都会莫名其妙地消失掉。他余生可还没活够，只是不知能否挺过这次，劫后余生。

对面的少年却不领情，“我又不是强盗，为何白要你的册子？”一边把断簪头塞到余生手中，一边回首去瞅后头帮腔的那个，却也怔了下，笑了，“谢谢公子帮我讲话，不过不必了，这笔买卖已经成交！”

“哦？”莫怀臣在嘈杂人声中微嘲地扬了扬唇角，“原来是在下多事了。敢问仁兄可知此珠价值几何？”

只怕是富贵乡里待惯了，拿着珍珠作了鱼目，才傻乎乎当了冤大头。

少年只是撇撇嘴，字字清脆，“我的东西，我自然知道，此珠乃溟海沧珠，虽不算独一无二，也是几十年方能寻得一个，论其珠光饱满，亦可称世上珍品千



两难求了。”

“既然如此，兄台却为何毁簪取珠去换这区区一本春宫册？”

“因为本少爷喜欢！”少年振振有词地笑道，“我乐意看新鲜东西！何况刚才小哥儿说了，这书可是皇上都爱的，绝对意境如海千古高风，有见识的都晓得，这买卖绝对是物有所……”

“值”字还未出口，翻书页的手却顿住，那少年水亮亮的眼珠子陡然变得直勾勾的，身子好似被炸雷劈过，僵成一截焦木。

莫怀臣从刚才就饶有兴味地瞧着，故意客气地问：“看兄台如此惊艳，必是百年难遇的绝世好书了？在下不才，可否借来一观？”

少年不禁大窘，正对上对面那风神戏谑的眸。暗恨了一句，可恶，他分明早知那是本淫图艳诗的册子。瞧此人文质彬彬，却原来如此坏心眼！

出乎意料地啪的一声合上书页，他有点儿高深莫测地摇了摇头，“这册子，公子不可读。”

“哦？为何？”

“容易出事……”

余生一听，终于极干脆地“咕咚”一头栽昏了过去，不需再筛糠般地哆嗦着狂飙冷汗持续受罪了。

莫怀臣略怔了怔，却眯了眼，薄唇边静静流出一缕冷笑。

很好，这个被软禁了三年的梁王妃，果真好大的胆！

“出事？”他斯斯文文地屈指弹了下无瑕的白衣上本不存在的灰尘，睨了眼那本春宫册，“小哥儿莫非有兴趣找在下一试？”

少年不料转瞬惹火上身，登时阵脚大乱，扔了书羞得舌头都结上了，“你胡说……我我……你……我才没有……”

“没有么？”尾音轻扬，痒痒地搔人耳鼓。眼角魅惑一挑，就是万千春风桃花。

少年吓得往后缩了缩，狐疑着上下一通打量，忽然“扑哧”乐出声来，吐了吐舌，“少吓唬人了，你才不是那种人！”

“一面之缘，小哥又凭何断定，在下是哪种人？”

“因为……”对面的少年迟疑了下。原因很简单，是因为那人的一双眼波——净如水，净得无绪无澜，好像只倒映着莲灯的水波光影，恍惚深幽——浮泛猥琐之人，如何有这么一对叫人有些胆寒的幽瞳？



他踌躇片刻，却“嗨”了一声，大咧咧地迎上去一掌击在那人的肩上，说得理直气壮，“不因为什么。谁叫你刚才不厚道，任我翻那烂册子却不吭一声。这下咱们算扯平还不成？反正我说不是就不是，你这人心眼真小，还要啰唆几句才够？”

莫怀臣忍俊不禁地摇摇头，“这么说，我该给你赔个不是了？”

恰好一阵夜风轻送，几缕墨丝便拂过他微眯的桃花眼，唇角染笑，白衣胜雪，越发倜傥如云外的仙人一般。也难怨过往的女子都乱了体统，远近眼珠子不错神地凝望着，眸子里的倾倒艳羡直快化作水汽丝丝地漾出来。

少年陡然也瞧呆了，只觉得小心肝不期然扑扑蹦了几下，回过神来赶紧撇开眼。说也奇怪，对着的分明是同一张笑面，却较方才感觉莫名亲近了许多，倒是不讨人厌的样子了，就豪情万丈地继续大言不惭，“算了算了，一点小事本少爷也不计较。我看你也蛮上道的，下次请你喝酒！”

那人却似乎做了真，“择日不如撞日，就今晚，如何？”

“咳……”少年想到什么，龇龇牙，有些遗憾了，“算了，我不过随便说说。你这人看来也不错，可惜我出门难，约了大概也出不来。喝酒是没戏了，就此别过啦！”

“这就要走了？”他似乎也不意外。

“嗯，时候不早了，我再不回去会挨罚的。”少年边说边俯身一指掐在倒在地上的余生鼻下人中，低声嗤笑，“该，诓我看那烂眼珠子的东西，再冻你半夜才好！”

余生略微呻吟，似乎转醒了。少年才伶俐起身拱手，“相逢就是有缘，公子多保重！”

莫怀臣也不留人，“小哥也保重！”

少年点点头，略钻了几钻，转瞬没进了人群。

身后的人负手望向她消失的方向，神色复而收敛，一派高深难测。

不可见，不可交，于是索性连名姓都不相问。好个敏捷断然的性子！

历越国第一大学士的三女，历越盈丰太后亲封的瑞明公主杜倾曦呢……若非今夜要追捕中计而来的堰丘之虎，他原本对这个撞上来的梁王妃殊无探究之心的。毕竟当年一举扳倒她的新婚夫君梁王李泓，将位高权重的皇上亲弟就地正法的人，就是他莫怀臣本人。

不过，又如何呢？莫怀臣极轻地嗤了一声，略扬手，几个装扮得与游人无异的敏捷汉子迅速现在身侧，声行整齐划一，“大人有何吩咐？”



他只是淡声问：“人来了没有？”

柴青垂首禀道：“那人刚才路过关帝庙，现往前头人多的地方去了。属下等已在玉琼楼前布下天罗地网，只等大人令下！”

“好！”袍袖卷起一旋凛然寒意，“为了这人大费周章苦心大半年，今晚绝对不容有失。记着，本相要活口！”

众人严严齐声应：“属下遵命！”

夜愈浓了，深冬的寒雾茫茫流散开来，市井的灯花越发噤咻繁华。话说绍渊的上元节在三国之中最最不凡，这源于绍渊手艺人最精通上元面具的制法。或熊怪妖兽，或倾城佳人，或神或鬼，其色彩斑斓精描细绘，不只是求吉除秽的象征，佩戴着走在街巷上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平添了多少热闹。

杜倾瞳一路好不羡慕，倒不敢再多逗留，只是加快了步伐回去寻杜魏风。说起来自己今天先是勉强师兄作陪偷溜，后来又为了那本破册子，非要吃那新蒸的八宝翡翠糯玉糕，哄着他去排那长龙般的队。回头真惹怒了一板一眼的杜魏风，可就糟了。

寻寻寻，一直行到人龙尽头，居然没觅见师兄的影子。逢了掌柜的将一屉糯玉糕摆了上来，翡翠晶莹甜香四溢的。倾瞳自知理亏，只得苦着脸离了摊子，踮起脚且走且四下张望。才出一个街口，急匆匆的步子蓦然顿住了。

不远处的阴暗树影里，一个中年汉子背身往一个灯笼上撒了层幽绿光粉，然后牵起身边一个丁点高的孩子混进人群。

戒备擦肩之时，倾瞳微吸下鼻子，眉心就跟着蹙起了。

这味道这颜色，不会有错，花落尘寰“月迷殇”。

剧毒“月迷殇”，除了在暗里能见一点青芒，就是刚才撒开时有丝落尘花独有的香气。半刻工夫后便无色无味，却可以只通过肌肤微触令人染上剧毒，随人血脉流窜越快，毒性便越猛烈，最终叫人七窍流血痛呼而死。

这个看似普通的汉子与何人结怨，要弄这么歹毒的东西去害人？

一时好奇心起，隔着人用力一拥，身前的路人们登时咒骂着挤作一团撞上了更前头的汉子和小孩。那两人并未太受打扰，镇定自若地护住灯笼继续前行。

他们身后的人群里，一块四方腰牌落在某人手心。清明的视线，凝在上头那个鎏金的“莫”字上。

在这开元城中，享着皇家一般待遇，敢在腰牌上都烫着金的“莫”姓之人，只有一个——绍渊丞相莫怀臣！

骤然忆起三年前的那一日，漫天遍地的鞭炮声，自开元城门一直沸腾到那座



高阔威仪的梁王府中，扑面的都是喜气嫣红。她由着人领上软而又软的长毯，行了那夫妻大礼。那个男人仅在对拜时悄笑着对她说：“累了吧？放心，我会好好对你！”

她只觉得那时的梁王意气风发，也有几分丈夫的温柔。可惜那温柔，却并不长久——他拜完堂就受宣匆匆去了宫里，连她的喜帕都未曾掀开——守着那雕花床边冷清清的直到半夜，等到的是一纸皇谕，梁王李泓勾结私党，逼宫篡位，其罪可诛，已于廷前正法。即日起，梁王府一应财物尽数充归国库，着遣散府中家奴。念其王妃初至绍渊，准其戴罪之身留于梁王府，不得擅离。钦此！

领了旨叩了头，自己起来做的头一桩事，居然是定而缓地将合欢酒斟了满满一盞。仰脖，一饮而尽。

合欢酒烈，她于是就醉倒了。

没喝醉，也只能醉！

皇上说梁王造反，那么梁王就一定是造反当诛，哪怕梁王策动惊天宫变的这一日不巧到恰好是他自己的大婚之夜。

为什么？不过就是梁王在绍渊权重一时，还招摇地迎娶他国公主，于是乎树大招风，终于犯了绍渊帝王的忌讳。可惜父亲心机万千，终没抵过二姐在历越皇帝余承天那里的一句枕头风，自己必须远嫁，然后无可避免地成为了这场政局中的棋子。

而莫怀臣，是这盘棋局的赢家。

李泓一倒，当时仅为区区尚书令的他便登上位，那些关于莫相廷前力诛逆贼的传言，更在大街小巷传得沸沸扬扬。当然，如若当年稍有差池，血溅皇城的人也许就会变成这位如今高高在上的绍渊丞相。不过杜倾瞳以为，至少自己，仍有充分的理由不喜莫怀臣此人的。

横竖现在找不到师兄，去瞧瞧这个黑心丞相又在大动干戈闹什么玄虚，也不为过。

当然，也纯是去瞧热闹而已，她并不打算管闲事。

幸而街巷人流络绎，倾瞳也不需十分费心，一路轻轻松松跟到了“玉琼楼”。见前面两人停了步，汉子将灯笼交到孩童手中，她便闪到旁边的枯柳树下头。

前方人声喧嚣，一辆雕花马车从石桥上隆隆滚过。

马车后头，隐约行来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平凡的虎王面具，平凡的布衣蓝衫，唯一不同寻常的，也许只是他比一般的绍渊百姓足足高出半个头去，进退间独特醒目。